

星際大戰續集

帝國大反擊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張時譯



科幻出版社出版

唐納德F葛勒特著
張時譯

星際大戰續集

帝國大反擊

科幻出版社出版

帝國大反擊

編譯者：張時

出版者：

發行者：科幻出版社
九龍新山道三四八號

承印者：力行印刷公司

香港柴灣保興工業大廈 8樓 A座

定價：港幣捌元正

「這才叫做冷！」太空人魯克的聲音打破靜寂，他在幾小時前才離開新建立的義華基地。他騎着一頭蝗蝗，牠是附近唯一見得到的第二種生物。他覺得疲倦而孤獨，他被自己的聲音嚇了一跳。

魯克與聯軍總部的其他人輪流來勘查賀斯星上的白色荒原，以便對他們的新家能有進一步了解。他們都帶着舒適與孤單的感覺回到基地。他們並沒有什麼新的發現，這個寒冷星球上並沒有文明的生命形體。魯克在巡查中只見到白色的平原和藍色山巒，它似乎消失在這方地平線的霧氣中。

魯克在面罩般的灰色保護紗罩後微笑。賀斯星寒風淒淒，由眼鏡看上去是冰凍的荒原，他把毛帽向下拉了拉。

他一邊嘴角上蹺，想起了帝國政府中的官方研究員。「銀河裏到處都有些殖民，他們對帝國

與義軍聯盟間的衝突都不感興趣，」他想。「但是殖民的人不會瘋狂得到賀斯星來立足。這顆星對任何人都沒有用——只有我們是例外。」

義軍聯盟是一個多月前才到這個冰凍世界來設站的。魯克才二十三歲，可是在基地上已相當著名，其他義軍戰士都叫他太空指揮官。這個稱呼使他全身不舒服。不過他已經在指揮一隊老手的士兵了。往事複雜，使魯克有很大的改變。魯克自己也感到難以相信，三年前他還是塔圖星上大眼睛的農家孩子。

年輕的指揮官踢踢跨下的螳螂，「快點，」他催促道。

雪蜥蜴的灰色身體上有層重毛以資禦寒。它用有力的後腿跳躍，大爪子抓起一把把冰雪。螳螂的頭像駝馬般前伸，蛇般的尾巴捲在後面。牠的頭兩邊擺動，短短的鼻頭迎風聞嗅。

魯克希望他能早早完成此行任務。他雖然穿着厚厚的義軍制服，可是全身幾乎快凍僵了。他也知道他是志願來這裏偵查其他生命形體的。他望着雪地上他和坐騎所投的長長影子。「快起大風了，」他想。「入夜後風會使地面溫度降到難以忍受。」他想早一點回營去，但是他知道義軍在賀斯星上必須安全得萬無一失。

螳螂向右急轉，差點把魯克摔下去。他還不習慣坐這無法預測的動物。「別生氣，」他對坐騎說：「可是我寧願坐在我的小艙房裏。」這種冒險坐螳螂雖然有不便之處，但是牠是賀斯星上

最方便實際的交通工具。

野獸爬上另一冰坡頂上時，魯克把牠勒住站定。他拉下黑鏡片的眼罩，眨了眨眼睛，使它適應眩目的白雲亮光。

他忽然注意到天上有什麼東西劃過，後面留下一縷輕煙，飛向天邊霧氣裏。魯克伸手向應用皮袋上取下電子望遠鏡。他忽然感到一陣與賀斯大氣可以抗衡的冷顫。他所見到的可能是來自帝國的什麼東西。年輕指揮官望向物體，跟着它的踪跡，它撞在白色地面上，發出爆炸亮光。

蝗蝗聽見了爆炸聲發起抖來。牠噴出恐懼的氣息並且不安地抓着白雪，魯克安慰地拍拍牠的頭。強風中他已經聽不見自己的聲音。「嗨，也許只是顆流星而已！」動物安靜了些，魯克拿起通訊器。「回聲三號對回聲七號。蘇洛老兄，聽得見嗎？」

收聽機傳來靜電聲音，然後出現了熟悉的話語，「是你嗎，小子？什麼事？」

聲音比魯克的要老些尖些。魯克高興地回憶當初在塔圖星和這位太空走私客在酒店初識的情形。現在他是魯克唯一的朋友，而且他不是義軍聯軍的軍官。

「我繞了一圈，沒有見到任何生命，」魯克對着對講機說。

「這個冰球上的生命還不夠裝一艘太空船，」蘇洛大聲說：「我已經佈好哨站標誌，現在要回去了。」

「一會兒見，」魯克答。他仍然注視着遠方黑烟升起的地方。「我剛看見一顆流星撞地，我要去查看一下，不會很久。」

他關上對講機，又望向螳螂。爬虫已在踱步，重量由一腳換到另外一腳。牠發出如同恐懼的低吼。

「啊！」他拍拍牠的頭說：「怎麼啦……你聽到什麼？那邊沒有什麼事。」

但是魯克也感到不安起來。他對這雪獸的唯一了解，是牠感官十分靈敏。這野獸無疑是要告訴魯克有什麼危險即將來到。

魯克沒有浪費一點時間，他由應用皮帶裏拿出一個小東西加以調整。這儀器十分靈敏，可以利用生命的體溫及內在系統測出最微細的生物來。當他開始測量時，他立刻發現那是多餘的。

一片暗影罩在他上方，比他高至少有一米半。魯克急轉身去，似乎整個荒原都活了起來。一個很大的白毛軀體，在雪地上完全難以注意，向他野蠻地衝過來。

「他媽的……」

魯克的閃光鎗還沒拔出來。萬霜冰怪的爪子已擊出在他臉上，使他由螳螂身上摔了下來跌入冰雪中。

魯克立刻昏了過去，快得連他都沒有注意到螳螂可憐的叫聲和頭頸折斷後的突然沉靜。他也

不知道那怪物的毛手抓住他的雙腿拉過了白雪平原。

山坡還在冒着方才空中物體落地的黑煙。煙氣已經淡了些，地上有個大坑洞，賀斯星的冰風正在將黑煙吹散。

坑洞裏有什麼在動。

起初只是一聲沉重機械的聲音。然後有東西在動——午後的亮光在它上面閃爍，它慢慢由坑中起來。

那東西顯然是外星或其他有機體的生命，它頭上有複眼球，像可怖的頭骨，黑眼睛在寒冷地區已經訓練得能望得很遠。這東西由坑洞中起來時，它顯然有機器的外表，圓形的頭下面有圓筒般的身體，附有攝影機，探測器，金屬配件，其中有一些像鉗子般的金屬手。

機器站在冒煙的坑洞裏，向不同方向伸出金屬配件。然後它內部機械系統傳來一道信號，機器開始浮在冰原上。

黑色的探測機器立刻消失在遠方地平線上。

另一個騎士穿着冬衣騎着一隻灰點的螳螂在賀斯山坡急奔向義軍基地而去。

那人的眼睛便像冰冷金屬，茫然地望着灰色天空，金字塔形的鎗架與強力發電機是這裏世界上的唯一文明象徵。蘇洛勒慢雪蜥蜴的速度，用繩牽領牠進入洞穴中。

奇大而複雜的洞穴比較不那麼冷，義軍的熱氣系統來自洞外的發電機，蘇洛感到舒服一些。地下基地既是個冰穴又是個有許多隧道的迷陣。這是義軍用雷射在冰山下鑽開而成的。他們曾到過銀河中許多荒廢洞穴，但是現在一個也記不起來了。

他下了螳螂，望了望大洞穴周圍的活動。他到處都看見東西在拼湊集合或修配。穿灰軍服的義軍跑來跑去忙着卸下補給調整設備。到處都是機器人，他們或爬或滾在洞穴各處執行無數工作。

他懷疑自己是否已經年紀大了。起初他對義軍的事既無興趣又不盡忠。他所以置身於帝國與義軍聯盟的衝突中，開始只是因為一樁生意，出賣他的勞務和他的船「千年鷹號」。工作似乎很簡單；只是把凱諾比和年輕魯克以及兩個機器人送到安得楠星系。蘇洛當時怎麼會知道他將被召去帝國最可怖的死星去拯救一位公主？

麗亞·歐嘉娜公主……

蘇洛想起她來時，不禁覺得他接受了凱諾比的金錢實在是自找麻煩。本來他只想賺點錢來付些急迫的債務。他從來就沒有想要當英雄的念頭。

可是當他們從事現在已經成爲傳說的死星攻擊時，却被情勢逼得不能不和魯克及其瘋狂義軍朋友團結在一起。那是什麼情勢？又是什麼原因？蘇洛自己現在也說不出那究竟是什麼。

現在死星早已毀滅，而蘇洛仍然和義軍在一起，盡他的力量幫助建立賀斯基地，這裏也許是銀河中最不毛荒凌的星球。不過情形總會改變的，他對自己說。

他迅速走進地下機庫，那裏停着幾艘義軍戰鬥船，一些穿灰制服的人在機器人協助下已在搶修。蘇洛最關心的是新建發射台上的碟形運輸船。它是機庫中最大的太空船，而且蘇洛已經修改了許多次。「千年鷹號」出名的原因不是特出外表，而是其速度；它仍然是最快的太空船，而且可以賽過帝國的泰式戰鬥船。

鷹號的成功應該歸功於修護，現在正由一個兩公尺高的褐色大個子在保養。他的臉全躲在錚接面罩後面。

蘇洛的巨大猿人大副邱百加正在修護中央昇空系統，他注意到蘇洛走過來。猿人停下工作除下面罩現出多毛的臉孔。口中發出一些很少人能翻譯的低吼聲。

可是蘇洛是少數人中的一。「不能叫做冷，邱，」高瑞蘭人答：「這種僵凍隱藏的日子真難過，我寧願好好打一仗。」他注意到白煙由錚接的地方冒出來。「你幹什麼弄這些昇空器？」

邱百加用猿人的話吼了幾聲。

「好吧，」蘇洛說，他完全同意他朋友離開賀斯星去任何地方的願望。「我去報到，然後來幫你。等昇空器修好我們就走。」

猿人高興地吼了一聲，又回去工作，蘇洛走向穴內去。

指揮中心全是電子儀器與監視設備，它們一排列到房頂上。這裏與機庫一樣，全是義軍人員。他們有控制人員、軍人、修護人員——還有不同大小與型式的機器人，他們都努力勤勞地在這裏工作，使洞穴變為一個合適的基地。

蘇洛要見的人正忙碌地在大監視盤後面望着打出許多數字的計算題文字盤。李剛穿着義軍將軍制服，看見蘇洛走過來便站直高高的身軀。

「將軍，這區沒有一點生命跡象，」蘇洛報告。「所有標誌都安裝好了，有動靜立刻能知道。」

李剛一向不苟言笑。可是他對蘇洛在義軍中的非軍人身份十分欽佩。他對蘇洛的才能也十分器重，所以常想委派他當軍官。

「太空人指揮官有報告嗎？」將軍問。

「他去查看附近的一隕星，」蘇洛說：「立刻回來。」

李剛看了一眼新裝的雷達銀幕上的閃光影像。「這個星系中的流星太多，要發現近來的太空

船實在不易。」

「將軍，我……」蘇洛遲疑了。「我想該是我走的時候了。」

蘇洛發現有人過來。她步伐窈窕而堅決，女性的軀體似乎與白色戰鬥服不配合。即使距離還遠，他也可以看出那是麗亞公主。

「你在戰鬥中十分傑出，」將軍對蘇洛說：「我不願沒有你。」

「多謝，將軍。可是我頭上有賞格。如果我不小心，我已經是個死人了。」

「人不能帶着死亡生活——」將軍說話時，蘇洛已經轉向麗亞公主了。蘇洛不是敏感多情的人，但是他知道他此刻情感激動。「我知道是如此，公主。」他停了下來，不知道公主會有什麼反應。

「不錯，」麗亞冷靜地說，她的冷漠忽然轉而成爲忿怒。

蘇洛搖搖頭。很久以前，他對自己說過所有雌性——哺乳動物、爬蟲、或是尚未發現的其他生物——都不是他能夠了解的。他常常奉勸自己，隨她們去神祕吧！

至少在目前短時間內，他覺得在宇宙中至少有一個他開始能夠了解的女性。不過對這種事，他以前也錯誤過。

「好吧，」蘇洛說，「別把我看扁了。再見，公主。」

他忽然轉過身去，大踏步由控制室邊的走廊走出去。他準備走向機庫，那裏猿人已在修護走私貨船——這是他能夠了解的兩項實體——他們正在等待他，他不想留下來。

「蘇洛！」麗亞在身後向他趕來，有點喘不過氣。

他站定轉向她，「是，公主？」

「我以爲你決定留下來。」

麗亞口吻中似乎有真正的關懷，但是蘇洛無法確定。

「我們在曼托遇見的緝捕者使我改變主意了。」

「魯克知道嗎？」她問。

「他一回來就會知道，」他喃喃地說。

麗亞公主眯着眼睛，用種他熟悉的眼光打量着他。一時蘇洛覺得自己像是塊這個星球上的寒冰。

「別那樣望我，」他嚴厲地說。「每天那些爲賞格緝捕的人都在追蹤我，我必須先去賄賂買巴，以免他又派來追兵和殺手，我必須把頭上的懸賞拿掉。否則以後連頭都沒有了。」

麗亞顯然被他的話所感動，蘇洛知道她關心他，而且還不止關切而已。

「可是我們還是需要你。」

「我們？」他問。

「是。」

「你呢？」蘇洛小心地強調一個「你」字。也許有些話他早就想說而沒有勇氣說出口——他想表示出他的感觸。雖然目前也無法說出，不過他準備聽從她的建議。

「我？」她直率地說。「我不懂你是什麼意思？」

蘇洛難以置信地搖搖頭。「唔，也許你不懂。」

「我應該懂些什麼？」她聲調中有了怒氣，蘇洛想也許她開始懂了。

他微笑道。「你要我留下，是因為你對我的想法。」

公主又柔和了下來。「哦，是，你一向是個好幫手，」她說，她停了一會又說，「因為，：

……我們認為你天生是個好領導人才——」

蘇洛不讓她說完，立刻打斷她的話。「不，不是這個原因，是你的欽慕。」

麗亞忽然盯着蘇洛，一副完全了解的神情。「你在幻想了。」她笑着說。

「是嗎？我想，你是怕我離開你而不留下……」蘇洛望着她的雙唇。「一個吻？」

她笑得更大聲起來。「我寧願吻個猿人。」

「我可以為你安排，」在冰室寒光中她顯得分外容光煥發。「相信我，你可以好好吻一下。

對你有好處；你一直忙着發號司令，忘記了你自己是個女人。如果你可以自然一會兒，我可以幫助你。可是現在太晚了，甜心。你的大好機會已經飛去了。」

「我想我可以活得下去，」她顯然有點不快地說。

「祝你幸運！」

「你不在乎，如果——」

他知道她想說什麼，所以不讓她說完。「請饒了我吧！」他打斷她。「別再對我提義軍的事。你就知道這個。你冷酷得像這個星球。」

「你以為你可以替我加點熱氣？」

「當然，如果我感到興趣的話。可是我以為那並不有趣。」蘇洛說完退後一步冷冷地上下打量着她。「我們會再見的，」他說。「也許那時你會稍爲熱一點。」她的表情又變了。蘇洛以前也見過有溫柔的殺人者。

「你實在是個蠻子，缺少教養！」她說。「享受你的旅程吧！」麗亞公主說完立刻快步離開蘇洛走下廊道而去。

賀斯星的表面濕度降低了。雖然空氣極冷，帝國偵探機器人繼續悠閒地浮移過蓋雪的田野山崗，它的探測器向各方面伸出偵查生命的跡象。

機器人的偵查忽然有了反應。它發現附近有個熱源，而溫暖乃是生命的良好指標。頭部在軸上搖動，敏感的眼狀球體注意向熱源的方位。機器人自動調整其速度，以最大速率在冰原上移行。

有時當它碰到大雪堆的時候，昆蟲般的機器將速度慢下來。機器人的掃描器知道雪堆的大小——高約一公尺八長約八公尺，雪堆的大小還是次要。可以驚訝的是雪堆中發出相當熱氣來，雪下的生物一定有良好的禦寒設備。

機器人的一个機械手中發出一道藍白光，它的熱度立刻鑽進白雪堆，把閃亮光芒反映到四周。

雪堆開始顫抖，然後震動起來。不論那是什麼，顯然對機器人的雷射光至感不快，雪堆的雪

大量溶落，另一端有兩道目光由白面罩後射出來。

兩個火點般的大黃眼睛望着還在發射雷射光的機器人。眼中冒出仇恨之光，因為這東西打擾了牠的安眠。

雪堆又搖撼起來，牠的吼聲幾乎震破了機器人的偵聽器，它滑後幾步，加寬它與生物間的距離。機器人從未遇見過萬霸冰怪，電腦警告說必須小心應付這野獸。

機器人在內部調整一下雷射光的強度。過一會雷射光達到高峯，以帶烟的強光照着怪物。幾秒鐘後，一些萬霸怪物的殘留細粒被冰風吹走了。

煙消失了，沒有留下一點證據——除了一堆消溶的雪坑——足以證實有隻冰怪曾經在這裏過。

但是牠的存在已經留在機器人的記憶中。它又繼續它的任務與行動。

另一隻萬霸冰怪的吼聲終於喚醒了被打昏的年輕義軍指揮官。

魯克的頭又痛又暈，像是要爆炸了一樣。他努力地使視野納回焦點，發現自己置身一個洞穴中，黃昏天色映照在犬牙交錯的牆上。

他忽然發現自己被倒掛著，指尖離雪地有三十公分。他雙踝麻木，他弓起頭頸，發現自己的